

晨光短笛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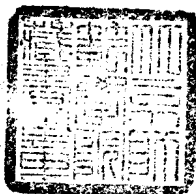
晨 光 短 笛

人民日报文艺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9425



人民日报出版社

1009425

展 光 短 笛

人民日报文艺部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2 $\frac{1}{2}$ 字数267千字

1984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0,500

书号: 10132·033 定价: 1.55元

目 录

岗位·····	吴伯箫(1)
黄泥小屋·····	碧 野(6)
会飞的水·····	雁 翼(10)
鞍钢啊,我回来了·····	艾 芜(14)
地宫探“宝”·····	张抗抗(19)
临履河桥·····	肖云儒(24)
荷花浦·····	陈小杭 何惠斌(28)
常州一条街·····	赵翼如(32)
战士和作家·····	朱春雨(35)
探家的提包·····	杨玉川(38)
织·····	鲁秀珍(41)
扫盲纪事·····	郭开桂(47)
边寨竹楼·····	张 长(49)
白云的翅膀·····	李幼容(52)
珍宝医生·····	王煥斗(54)
洁白的奶·····	张重宪(58)
故乡的草编·····	舒 静(60)
长江征帆·····	李振邦(63)
写在港厦通航时·····	陈文和(65)
又一个彩苓·····	李汉平(69)

雨中·····	赵丽宏(72)
这里有海洋的美·····	李玲修(74)
黄连蜜·····	树成(76)
故乡茶亭·····	谢瑞元(78)
睡莲·····	王小鹰(80)
驼铃叮咚·····	许国泰 王晓廉(82)
沈家门散记·····	张潮(85)
戈壁小镇一老人·····	杏果(90)
火把张·····	谢声凯(93)
踩房顶·····	李沙铃(96)
落花枝头·····	谢太光(98)
周鸣和他的师傅·····	梁毅(101)
芦苇的赞美·····	洗济华(104)
新房·····	纪卫华(107)
沙漠琴声·····	王宗仁(110)
大森林的乐章·····	顾笑言(112)
南昆绿意·····	柳嘉(115)
大海的怀念·····	王宗信(119)
归来堂前的潮音·····	宋祝平(121)
爸爸和落花·····	兰小宁(124)
绿色的金子·····	张永权(126)
第一朵花·····	汤延涓(128)
为了明天·····	朱卫平(130)
雪夜·····	张润洲(132)
海外寄情·····	郭小聪(135)
望截流·····	刘真(138)

山泉流过的地方·····	周 浩(142)
从零出发·····	杨玉辰(145)
锦江春·····	刘征泰(148)
追春·····	陈 犀(151)
蜜桔沟的喜事·····	段绪清(154)
冬日抒情·····	郁 风(158)
乘车去兰考·····	马鹤青(160)
大漠的歌·····	哲 中(163)
灯下·····	田 柚(168)
儿童班车·····	郭文杰(171)
最珍贵的·····	程东安(173)
从土地上飞起来·····	郭明效(176)
“是党让我这样做的”·····	李梦君(179)
一份竹叶入党申请书·····	石 锐(183)
东兴的早晨·····	陈定兴 吴世斌(186)
丑石·····	贾平凹(189)
织春·····	石 海(191)
夏日旅程·····	陶 然(194)
槐荫下·····	曹世钦(196)
月下情·····	许 伟(199)
巴山锣鼓草·····	姚光普(202)
《野草》魂·····	王晓华(205)
葛基请客·····	普 飞(207)
台湾厅里·····	彭 龄(209)
李家小院·····	王 蓬(212)
九女山·····	刘 芳(215)

香炉礁·····	张 歧(218)
醉马草·····	韦 野(221)
海的遐思·····	单 复(223)
小荷·····	苏 晨(226)
种一片太阳花·····	李天芳(229)
月夜玛瑙乡·····	门瑞瑜(232)
落叶之歌·····	刘烨园(236)
飘雪的岁末·····	韩静雯(240)
绿衣人·····	宗 璞(243)
花海·····	刘白羽(245)
特别决议·····	黄传会(248)
水仙花开·····	赵海洲(251)
种喜树·····	栾士贤(254)
竹锁·····	杨文杰(256)
青春花店·····	熊述隆(259)
春回季节·····	杨纪美(262)
镜子·····	郝 赫(265)
油菜花丛中·····	崔合美(267)
老鞋匠·····	端木蕻良(270)
蜂勤酒香·····	李自由(272)
沙海新貌·····	陈淀国(274)
我爱我的温柔的土地(外二题)·····	刘再复(276)
东岛掠影·····	韩作荣(279)
醴泉浸月·····	张 行(281)
别了,斗室·····	王英琦(284)
一捆山艾·····	陶 钝(287)

飘香的香溪·····	舒瑜(289)
打麦场上的笑声(外一章)·····	周同宾(291)
秋歌·····	刘孝存(293)
晴窗漫笔·····	韩少华(296)
秋林随想·····	张守仁(299)
孤残老人的笑声·····	袁茂余(302)
草原风情·····	周明(305)
一摞笔记本·····	罗林(309)
万户春声里·····	杨羽仪(312)
这里没有冬天·····	程关森(314)
“春光”小馆·····	杨启璋(317)
古战场新意·····	石英(319)
南行纪实·····	徐开金(322)
深巷·····	冠西(326)
附:《深巷》发表以后·····	冠西(329)
留下光和热·····	鲁之洛(332)
边境小站·····	钟小军(335)
绿,向前伸延·····	吴然(337)
“铁司令”的性格·····	金帆(340)
小渡船和“红灯照”·····	王恺(343)
窗花嫂·····	张志强(346)
钻井们的家·····	和谷(349)
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	于宗信(351)
到引滦工地上去!·····	张洁(354)
晨光熹微时·····	陈得胜(356)
石缝间的生命·····	林希(359)

码头情思.....	寇 丹(362)
湾仔花香.....	范若丁(365)
渔村天堂.....	陈伯吹(369)
太阳的香味.....	叶文玲(373)
伴沙居.....	东方舟(377)
鄂尔多斯揽胜.....	全秉荣(380)
青青宝塔山.....	冯 并(383)
采药人(外两章).....	朱述新(386)
稠岭幽兰.....	倪振良(389)
送行.....	李 琦(392)

岗 位

吴伯萧

一说岗位，就给人一种大树、崇岩、铁打钢铸的感觉。在革命队伍里有一个岗位，是一种光荣和幸福，而坚守岗位则是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德。

有一幅油画，题目就是《光荣的岗位》，画的是《革命委员会》门前，挨近高高耸立的方柱持枪站着一位人民解放军战士，朝霞曙光映着他笔直的腰身，领章和五星帽徽显得艳红闪亮。向前凝视的目光，坚定而刚强，表现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的英雄气魄。对峙的高耸方柱，仿佛是雄关要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岗位。

又有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一个静静的夜晚，敬爱的周总理在首都长安街上，跟一位清洁工人握手谈话。周总理和蔼地微笑着，仿佛说：“同志，你辛苦了！”浓眉下沁人肺腑的目光，透露着慰劳爱抚的深情。清洁工人唇角含笑，分明认出了跟自己说话的是谁，却仿佛是幻觉又立刻肯定是真实的表情，满眼是惊喜的泪水。工人的右手握在总理的双手里，左手拄着长柄扫把，肩挎畚箕，清洁车停在不远的右边。隔着宽宽的柏油路，还停着一辆半旧的小汽车，陪着司机一起在安心等候坐车的人。长长的街道，看不见一个别的行人，也

觉察不出哪里会发出打搅这静穆气氛的声音。夜的确很深了，千百万人民都安静地入睡了。这幅画的题目是《清洁工人的怀念》。画家题词说：

“总理啊，有多少这样夜深的时候，您操劳国事，最辛苦。您担负着人民的喜和爱。总理啊，谁说您已去，您没有走。人民的总理与日月同光辉，人民的怀念与天地共长久。”

这幅画画出了清洁工人、也是亿万人民对敬爱的好总理深切的怀念，也画出了两个不同的、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而伟大的岗位。

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在空间和时间占有一个位置。小到蚕吐丝、蜂酿蜜，大到太阳发光发热，行星按各自的轨道运行，不都可以说是尽岗位的本分么？何况有意志、有主观能动性的革命者！因此，在革命队伍里，人们都是各有职责而又应当坚守岗位的。我在洛阳拖拉机厂参观装配车间时，曾经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沿着作业流水线，一道工序一个岗位。从底盘装起，发动机、传动系统、行走系统、操纵机构、工作装置，一环一环都各有专责。输送带分段缓缓行进。正常操作，迅速完成岗位项目而从容不迫；技术不熟练，责任心不强，就免不了手忙脚乱，错误百出。一道工序做完，岗位上的师傅要签字盖章。最后一道工序是成品检查，哪道工序不合格都要返工。这就是岗位责任。集体制造，分工负责，哪道工序失职，都影响整部机器。工人阶级最讲组织性、纪律性，所以最团结，特别能战斗。

革命建设事业的哪一条战线没有流水工序呢？没有矿石

就冻不成钢铁，没有钢铁就造不成机器，没有煤、电、石油，机器就不能运转。而挖煤，发电，开采石油，又各成战线。农业上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一个字失调，庄稼产量都要受损失；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还有四季农时的约束。所以，运动场上“各就各位”的号令就很有权威。不按号令办事，运动员就要犯规，连续犯规会被取消参加竞赛的资格。医院里外科动手术，术者、助手、护士，明确分工，最讲究细心而镇定，紧张而有秩序。戴消毒橡皮手套的手伸过来，不用说话，要随时递过去最需要的工具。该递止血钳子却递了剪刀，轻则费时误事，重则病人的生命都会受影响。至于工业、农业、战争前线呢？一着失算，影响全局，关系到革命和建设，关系千百万人，问题就更大了。

忠于职守，坚持岗位，是应当受尊敬的。董存瑞同志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牺牲年轻的生命坚守爆破手的岗位，是不朽的战斗英雄。雷锋同志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处处为人民做好事，甘作一个革命的螺丝钉，是毛主席号召学习的榜样。

在平凡的岗位上，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也是令人钦敬的。大庆供应仓库管理员，二十三岁的蒙古族姑娘，坚持为革命钻研业务，勤学苦练，把经营的二百二十多种器材的二千四百多个数字，全部记在脑子里，熟练地说出其中任何一项的名称、单价和库存数量，被称为“活账本”。北京十四路公共汽车标兵车组的一位售票员，工作勤快敏捷，态度和善亲切，乘客刚上车仿佛她就认识，等下车的时候已经是老朋友了。抱小孩的和老人上车，她不用说话，用恳切的眼光看

看你，你就会自觉地站起来让座。全车乘客也都表示了会心的微笑。

从大处看，王进喜同志在石油工人的岗位上，下决心甩掉“贫油”帽子，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发出“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为了石油，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尽心尽职、拚着命干、死而后已！自然，也有人希望我们玩忽职守，擅离岗位。铁路战线论岗位本来应当是“安全正点，多拉快跑”，而“四人帮”一伙却胡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教育战线，岗位是百年树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人帮”一伙却叫嚷：“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毛主席总结历史的情况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不正是复辟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跟地主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么？

有的人，职位要高的大的，责任却要轻的小的。享受，你的也是我的，“多多益善”，而工作，则我的也是你的，尽量下卸上推。这跟“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风格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儿童团。头包羊肚子手巾，手拿闪亮的红缨枪，英武地认真地站在三岔路，或者槐树底下、高粱地边。只要是不认识的人过来，他们都用响亮的童音大喝一声：“路条！”就这样，常常捉到敌人的探子、狗腿和汉奸。也偶尔因为误会把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送到区政府去，传为美谈。

儿童团站岗放哨是坚守岗位，肩负了保卫抗战，保卫生产，保卫根据地的重任。我们青年、中年、老年的男女同志，在二十世纪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中，自己的岗位是什么呢？坚守岗位的情况如何呢？做出什么贡献呢？

珍惜我们的岗位吧。你听：“路条！”红小兵在喊了。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回答。

（《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

黄泥小屋

碧野

在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大坝下，在浩渺的千里人造海一角，在浪涛滚滚的巨型水电站旁边，有一座黄泥小屋。

不论是雷雨的夏季，还是风雪的冬天，它都牢固地屹立在山崖上。

这座黄泥小屋，低矮、简陋，在巨型水利工程大施工期间，它却是一个神经中枢，一个司令台，一个心脏。水利建设工人们给这座黄泥小屋起了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叫做“清风寨”。

住在这“清风寨”里的是工程局党委书记。

国家水利工程兴建的地方，有不少是交通阻塞，远僻荒凉的地区。这里生活物资异常困难，连一片青菜叶子也看不见。

党委书记的黄泥小屋里，有一把大方锹和一把九齿钉耙。惯常参加劳动的党委书记腰圆膀粗，有一副好臂力。在他的大方锹下，砂石地改造成泥土地；在他的九齿钉耙下，种子萌芽出土、发叶、开花、结瓜。于是在黄泥小屋周围，就出现了一片绿波荡漾的菜园子。

在党委书记的带动下，队队工人都在驻地种上了蔬菜。

风过处，全工地的蔬菜的绿色波浪，就从黄泥小屋周围一直荡漾到江流两岸——这岸的金刚山脚，那岸的凤凰山岭。这光秃秃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绿色的世界。雨中，它沁绿、水亮；晴天，它闪耀着清新爽目的绿光。

党委书记风趣地比喻说：“‘生产’和‘生活’同是一个‘生’字，是孪生兄弟。”他既掌握生产，又关心群众生活。黄泥小屋的门是日夜敞开的，黄泥小屋的灯是通宵明亮的。不论白天和黑夜，不论是上班前或下班后，总有工人爬上山崖，走进黄泥小屋，找党委书记谈心。他们是工作服上溅满混凝土灰浆的大坝浇筑工人，是挽着锯子、背的工具包里露出钉锤的架子工，是浑身硝烟石末扛着炮钎的炮工……他们向党委书记提出建议，申诉困难，倾吐希望和理想。

党委书记热情地盯视着前来谈心的工人的眼睛，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一颗赤红的心。他有时豪爽地大笑，有时沉默深思。他不仅了解到各个工种的特性，而且了解到许多工人的性格。他不仅掌握了工人的思想情绪，而且汲取了群众的无穷智慧。

党委书记有一句名言：“你要了解工人，就要先让工人了解你。”在灯下，他常常把党委的要求和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告诉工人们，诚恳地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他摸得透工人们的心思，工人们觉得他可亲，他让工人们了解他的意图，工人们觉得他可信。党委书记的心和十万水利工人的心深深地联结在一起。

午夜，炮声隆隆，这放的是炮工们发明的“一线牵群炮”。大江截流以后，水从右岸大坝十二底孔导流，左岸第二期工程大坝浇筑加快了速度。因此，每天三班放炮，加速左

岸大坝基础的开挖。午夜炮响，正是上零点班。从午夜到黎明，最容易出事故。党委书记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有困难，领导干部先上！”他一听见午夜的炮声，就跳出黄泥小屋，冲下山崖，迎着炮火的红色烟云，跑向施工现场。

混凝土大坝的施工前方，沐浴在光海中。站立江心坝头上，方圆几十里工地辉煌的灯火，全部映入眼底。那灯光闪耀如银练的是横江悬索大桥，那万点灯火漂动的是江心的采砂船、拖轮和沙驳，那灯光倒映江中象金蛇游动的是发电船……这密密如织的繁灯，在不夜的工地上辐射成巨大的圆辉，光照星汉。

党委书记就在这光海中追波逐浪。他走到前方广播站，千百高音喇叭传出他向零点班的工人们亲切的问候；他遵守操作规程，换上冲洗干净的长筒耐蚀胶靴爬上大坝，跟浇筑工人一同提着沉重的震动器震捣混凝土，他下到开挖几十米深的基坑里去，披上垫肩，拿起杠子，跟开挖工人们一起出碴，抬爆破后的千斤块石；他跑到主坝和副坝之间的联接段，抡起十八磅大锤，锤锤迸射火星，和炮工们一起在陡崖峭壁上打炮眼……

在零点班，党委书记的脚步走遍了施工前方，他的脚印留在劳动最艰苦的现场。

一直到东方出现了亮晶晶的启明星，党委书记的鞋上带着泥土石末或冰雪寒霜，才回到黄泥小屋。

黎明前，党委书记才睡下。但是，当曙光刚刚镀白黄泥小屋的窗子的时候，他就起了床，精神焕发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工作。

他站在黄泥小屋边的山崖上，看着太阳东升，看着在朝